

聊齋志異

新式標點

聊齋誌異

臨樂勤編點



1931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聊齋志異

淄川 蒲留仙著述

崑山 陶樂勸標點

雲蘿公主

『土木爲災莫漫嗟，六年琴瑟樂無涯；

早爲狼子謀深圈，始信仙人善作家。』

安大業，廬龍人，生而能言；母飲以犬血，始止。既長，韶秀，顧影無儔，又慧能讀。世家爭婚之。母夢曰：『兒當尙主。』信之，至十五六，迄無驗，亦漸自悔。一日，安獨坐，忽聞異香。俄，一美婢奔入曰：『公主至。』卽以長氈貼地，自門外直至榻前。方駭疑間，一女郎扶婢肩入；服色容光，映照四堵。婢卽以繡墊設榻上，扶女郎坐。安倉皇不知所爲，鞠躬，便問：『何處神仙，勞降玉趾？』女郎微笑，以袍袖掩口。婢曰：『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。聖后屬意郎君，欲以公主下嫁，故使自來相宅。』安驚喜，不知置詞；女亦俯首，相對寂然。安故好棋，楸枰嘗置坐側。一婢以紅巾拂塵，

移諸案上曰：『主日耽此，不知與粉侯孰勝。』安移坐近案，主笑從之。甫三十餘著，婢竟亂之曰：『駙馬負矣！』斂子入奮曰：『駙馬當是俗間高手，主僅能讓六子。』乃以六黑子實局中，主亦從之。主坐次，輒使婢伏坐下，以背受足，左足踏地；則更一婢右伏，又兩小鬟夾侍之。每值安凝思時，輒曲一肘伏肩上。局闌未結，小鬟笑云：『駙馬負一子。』婢進曰：『主情，宜且退。』女乃傾身與婢耳語。婢出，少頃而還，以千金置榻上，告生曰：『適主言居宅湫鄙，煩以此少致修飾，落成相會也。』一婢曰：『此月犯天刑，不宜建造；月後吉。』女起，生遮止，閉門。婢出一物，狀類皮排；就地鼓之，雲氣突出；俄頃四合，冥不見物。索之已杳。母知，疑以爲妖，而生神馳夢想，不能復捨。急於落成，無暇禁忌，刻日敦迫，廊舍一新。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，僑寓鄰坊，投刺於門。生素寡交，託他出；又窺亡而報之。後月餘，門外適相值，二十許少年也；宮絹單衣，絲帶烏履，意甚都雅。略與傾談，頗甚溫謹，悅之，揖而入。請與對弈，互有贏虧。已而設酒留連，談笑大懽。明日，邀生至其寓所。珍肴雜進，相待殷渥。有小童十二三許，拍板清歌；又跳擲作劇。生大醉，不能行，便令負之。生以其纖弱，恐不能勝，袁強之。僮綽有餘力，荷送而歸，生奇之。次日，犒以金，再辭乃受。由此交情款密。

，三數日，輒一過從。袁爲人簡默，而慷慨好施。市有負責鬻女者，解囊代贖，無吝色，生以此益重之。過數日，詣生作別，贈象箸栴珠等十餘事，白金五百，用助興作。生反金受物，報以束帛。後月餘，樂亭有仕宦而歸者，囊貲充牣。盜夜入，執主人，燒鐵鉗灼，劫掠一空。家人識袁，行牒追捕。隣院屠氏，與生家積不相能，因其土木大興，陰懷疑忌。適有小僕竊象箸，賣諸其家；知袁所贈，因報大尹。尹以兵繞舍。值生主僕他出，執母而去。母衰邁受驚，僅存氣息；二三日不復飲食，尹釋之。生聞母耗，急奔而歸，則母病已篤，越宿遂卒。收斂甫畢，爲捕役執去。尹見其年少溫文，竊疑誣枉，故恐喝之。生實述其交往之由。尹問：『何以暴富？』生曰：『母有藏鐵。因欲親迎，故治昏室耳。』尹信之，具牒解郡。鄰人知其無事，以重金賂監者，使殺諸途。路經深山，被曳近削壁，將推墮之。計逼情危，時方急難，忽一虎自叢莽中出，嚙二役皆死，銜生去。至一處，重樓疊閣，虎入置之。見雲蘿扶婢出，凄然慰弔曰：『妾欲留君，奈母喪未卜窀穸。可懷牒到郡自投，保無恙也。』因取生胸前帶，連結十餘扣，囑云：『見官時，拈此結而解之，可以弭禍。』生如其教，詣郡自投。太守喜其誠信，又稽牒知其冤，銷名令歸。至中途，遇袁，下騎執手，備言情況。袁憤然作色，默不一語。生

曰：『以君風采，何自污也？』袁曰：『某所殺皆不義之人，所取皆非義之財。不然，即遺於路者，不拾也！君教我固自佳；然如君家鄰，豈可留在人間耶？』言已，超乘而去。生歸，殯母已，柴門謝客。忽一夜，盜入鄰家，父子十餘口，盡行殺戮，止留一婢。席捲貨物，輿僮分攜之。臨去，執燈謂：『婢，汝認之。殺我者我也，與人無涉。』並不啟關，飛簷越壁而去。明日告官，疑生知情，又捉生去。邑宰辭色甚厲。生上堂，握帶，且辨且解。宰不能詰，又釋之。既歸，益自韜晦，讀書不出；一跛媼執炊而已。服既闋，日掃階庭，以待好音。一日，異香滿院，登閣視之，內外陳設煥然矣。悄揭畫簾，則公主凝妝坐，急拜之。女挽手曰：『君不信數，遂使土木爲災；又以苦塊之戚，遲我三年琴瑟。是急之而反以得緩，天下事大抵然也。』生將出貲治具。女曰：『勿復須。』婢探櫃，肴羹熟如新出於鼎，酒亦芳冽。酌移時，日已投暮；足下踏婢，漸都亡去。女四肢嬌惰，足股曲伸，似無所著。生狎抱之。女曰：『君暫釋手。今有兩道，請君擇之。』生攬項問故。曰：『若爲棋酒之交，可得三十年聚首；若作牀第之歡，可六年諧合耳！君焉取？』生曰：『六年後，再商之。』女乃默然，遂相燕好。女曰：『妾固知君，不免俗道；此亦數也。』因使生蓄婢媼，別居南院；炊爨紡織，以作生計。北

院中，並無烟火；惟棋枰酒具而已。戶常闔；生推之則自開，他人不得入也。然南院人作事勤惰，女輒知之。每使生往譴責，無不具服。女無繁言，無響笑；與有所談，但俯首微哂。每並肩坐，喜斜倚人。生舉而加諸膝，輕如抱嬰。生曰：『卿輕若此，可作掌上舞。』曰：『此何難？但婢子之所爲，不屑耳！』飛燕原九姊侍兒，屢以輕佻獲罪，怒謫塵間；又不守女子之貞，今已幽之。閣上以錦韜布滿，冬未嘗熱，夏未嘗熱。女嚴冬皆著輕縠。生爲製鮮衣，強使著之。逾時，解去，曰：『塵濁之物，幾於壓骨成瘡。』一日，抱諸膝上，忽覺沉倍曩昔，異之。笑指腹曰：『此中有俗種矣！』過數日，翠黛不食。曰：『近病惡阻，頗思烟火之味。』生乃爲具甘旨。從此飲食，遂不異於常人。一日，曰：『妾質單弱，不任生產。婢子樊英頗健，可使代之。』乃脫衷服衣英，閉諸室。少頃，聞兒啼；啓扉，視之，男也。喜曰：『此兒福相，大器也。』因名大器。綳納生懷，俾付乳媼，養諸南院。女自免身，腰細如初，不食烟火矣。忽辭生，欲暫歸甯。問返期，答以三日。鼓皮排如前狀，遂不見。至期不來。積年餘，音信全渺，亦已絕望。生鍵戶下幃，遂領鄉薦，終不肯娶。每獨宿北院，沐其餘芳。一夜，輾轉在榻，忽見燈火射窗，門亦自闔，羣婢擁公主入。生喜，起問爽約之罪。女曰：『妾未愆期，

天上二日半耳！』生得意自詡，告以秋捷，意女必喜。女愀然曰：『烏用是儻來者爲？無足榮辱，止折人壽數耳！三日不見，入俗障又深一層矣！』生由是不復進取。過數月，又欲歸甯，生殊淒戀。女曰：『此去定早還，無煩穿望。且生人離合，皆有定數；撻節之則長，恣縱之則短也。』既去，月餘即返。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，往往數月始還。生習爲常，亦不之怪。又生一子，女舉之曰：『豺狼也！』立命棄之。生不忍而止。名曰可棄。甫周歲，急爲卜婚。諸媒接踵，問其甲子，皆謂不合。曰：『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，竟不可得。當令傾敗六七年，亦數也。』囑生曰：『記取四年後，侯氏生女，左脅有小贅疣，乃此兒婦。當婚之，勿較其門地也。』即令書而誌之。後又歸甯不復返。生每以所囑告親友，果有侯氏女，生有疣贅。侯賤而行惡，衆咸不齒；生竟媒定焉。大器十七歲及第，娶雲氏。夫妻皆孝友，父鍾愛之。可棄漸長，不喜讀，輒偷與無賴博賭，恆盜物償戲債。父怒撻之，卒不改。相戒隄防，無所得，遂夜出，小爲穿窬，爲主所覺，縛送邑宰。宰審其姓氏，以名刺送之歸。父兄共執之，楚掠慘棘，幾於絕氣。兄代哀免，始釋之。父忿恚得疾，食銳減，乃爲二子立析產書。樓閣沃田，悉歸大器。可棄怨怒，夜持刀入室，將殺兄，誤中嫂。先是主有遺袴，絕輕爽，雲拾作寢衣。可棄砍之

，火星四射，大懼奔去。父知，病益劇，數月尋卒。可棄聞父死始歸。兄善視之，爾可棄益肆。年餘，所分財產略盡，赴郡訟兄。官審知其人，斥逐之，兄弟之好遂絕。又踰年，可棄二十有三，侯女十五矣。兄憶母言，欲急爲完婚，召至家，徐佳宅與居。迎婦入門，以父遺良田，悉登籍，交之，曰：『數頃薄產，爲若蒙死守之，今悉相付。吾弟無行，寸草與之，皆棄也。此後成敗，在於新婦。若能令改行，無憂凍餒。不然，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。』侯雖小家女，然固慧麗。可棄雅畏愛之，所言無敢違。每出，限以晷刻；過期，則詬厲不與飲食。可棄以此少斂。年餘，生一子。婦曰：『我以後無求於人矣！膏腹數頃，母子何患不溫飽。無夫，亦可也。』會可棄盜粟出賂，婦知之，彎弓於門以拒之。大懼，避去。窺婦入，逡巡亦入。婦操刀起，可棄返奔。婦逐砍之，斷幅傷臂，血沾襟履。忿極，往訴兄；兄不禮焉，冤慚而去。過宿，復至。跪嫂哀泣，求先容於婦。婦決絕不納。可棄怒，將往殺婦。兄不語，可棄忿起，操戈而出。嫂嫂愕然，欲止之。兄目禁之；俟其去，乃曰：『彼故作此態，實不敢歸也。』使人覘之，已入家門，兄始色動。將奔赴之，而可棄已屏息出。蓋可棄入家，婦方弄兒；望見之，擲兒牀上，覓得廚刀。可棄懼，曳戈反走。婦逐出門外，始返。兄已得其情，故詰之。可棄不言。

，惟向隅泣，目盡腫。兄憐之，親率之去。婦乃納之；俟兄出，罰使長跪，要以重誓，而後以瓦盆賜之食。自此改行爲善。婦持籌握算，日致豐盈，可棄仰成而已。後年七旬，子孫滿前，婦猶時捋白鬚，使膝行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『悍妻妒婦，遭之者如疽附於骨，死而後已，豈不毒哉？然砒附，天下之至毒也。苟得其用，眩暈大瘳，非參苓所能及矣！而非仙人洞見臟腑，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？』

甄后

『當年平視可分明，修到重逢又幾生；

不信洛川舊神女，陳思而外更鍾情。』

洛城劉中堪，少鈍而淫於典籍，恆杜門攻苦，不與世通。一日，方讀，忽聞異香滿室；少間，珮聲甚繁。驚顧之，有美人入；簪珥光采，從者皆宮妝，劉驚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『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』劉益惶恐曰：『何處天仙？未曾拜識。前此幾時有侮？』美人笑曰：『相別幾何？遂爾懜懜。危坐磨磚者，非子耶？』乃展錦韉，設瑤漿，促坐

對飲，與論今古之事，博洽非常。劉茫茫不知所對。美人曰：『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！子歷幾生？聰明頓盡矣！』遂命侍者，以湯沃水晶膏進之。劉受飲訖，忽覺心神發澈。既而曠暮，從者盡去。息燭解襪，曲盡歡好。未曙，諸姬已復集。美人起，妝容如故，鬢髮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劉依依苦詰姓名。答曰：『告即不妨，恐益君疑耳！妾甄氏，君公幹後身。當日以妾故罹罪，心實不忍；今日之會，亦聊以報癡情也。』問：『魏文安在？』曰：『丕，不過賊父之庸子耳！妾偶從富貴者遊戲數載，過即不置念慮。彼曩以阿瞞故，久滯幽冥，今未聞知。反是陳思爲帝典籍，時一見之。』旋見龍輿止於庭中，乃以玉指合贈劉，作別登車，雲推霧覆而去。劉自是文思大進。然追念美人，凝想若癡。歷數月，漸近羸殆。母不知其故，憂之。家一老嫗，忽謂劉曰：『郎君意頗有所思否？』劉以其言微中，不能隱；應曰：『唯！唯！』嫗言：『郎作一尺書，我能郵致之。』劉驚喜曰：『子有異術，向日昧於物色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』折簡爲函，付嫗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『幸不誤事。初登其門，門者以我爲妖，欲加繫繫。我出郎君書，彼乃將去。少頃喚入。夫人亦款款，自言不能復會。』便欲裁答。我言：『郎君羸憊，非一字所能瘳也。』夫人少沉思，乃釋筆云：『煩先報劉郎，當即送一佳婦去。』臨行，又囑

：『適所言，乃百年之計；但無妄傳，便能永久。』劉喜伺之。明日，果有老姥率一女郎，詣母所，容色絕世。自言陳氏，語其所出，名司香，願求作婦。母愛之，議聘。更不索貲，坐待成禮而去。惟劉心知其異，陰問：『女係夫人何人？』答云：『妾銅雀妓也。』劉疑其爲鬼。女曰：『非也！妾與夫人，俱隸仙籍；偶以罪過，謫墮人間。夫人已復舊位，妾謫限未滿。夫人請之天曹，暫使給役；去留皆在夫人，故得常侍牀簀耳。』一日，有瞽媼，牽黃犬丐食其家，拍板俚歌。女出窺，立未定，犬斷索咋女。女駭走，羅襟已斷。劉以杖逐擊之，犬猶怒，齧斷幅；頃刻，碎嚼如麻。瞽媼捉領毛，縛之去。劉入視女，驚顏未定，曰：『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』曰：『君自不知，犬乃老瞽所化，蓋怒妾不守分香之戒也！』劉聞之，欲買而杖斃之。女曰：『不可！上帝所罰，何得擅誅？』居二年，見者皆驚其豔，而審所從來，殊涉恍惚，於是共疑爲妖。母詰劉，劉亦微道其異。母大懼，戒使絕之，劉不聽。母陰覓術士來，作法於庭。方規地爲壇，女慘然曰：『本期白首。今老母見疑，自分義絕矣！要我去，亦復匪難，而豈禁呪所能遣耶？』乃束薪爇火，拋置階下。瞬息，烟蔽房屋，對面相失，有聲震擊如雷。旣而烟滅，則術士七竅流血而死。入室，則女已渺。呼媼問之，媼亦不知所之矣。劉始告母，

媼蓋狐也！

異史氏曰：『始於袁，終於曹，而後注意於公幹，仙人不應若是。然平心而論，奸瞞之篡子，何必有貞婦哉？犬賭故妓，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，固猶然妒之耶！嗚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矣！』

宣娘

『願聆雅奏拜門牆，暗裏良緣撮合忙；

繡閣焚香操縵候，分明一曲鳳求凰。』

溫如春，秦之世家也，少癖嗜琴，雖逆旅未嘗暫舍。客晉，經由古寺，繫馬門外，將暫憩止。入則有布衲道人，趺坐廊間。筇杖倚壁，花布囊琴。溫觸所好，因問：『亦善此耶？』道人云：『願不能工，願就善者學之耳！』遂脫囊授溫。溫視之，紋理佳妙；略一句撥，清越異常，喜爲撫一短曲。道人微笑，似未許可。溫乃竭盡所長。道人哂曰：『亦佳，亦佳。但未足爲貧道師也。』溫以其言夸，轉請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撥動，覺和風自來；又頃之，百鳥羣集，庭樹爲滿。溫驚極，拜請受業。道人三復之，溫

側耳傾心，稍稍會其節奏。道人試使彈，點正疏節曰：『此塵間已無對矣！』溫由是精心刻畫，遂稱絕技。後歸秦，離家數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旁有小村，趨之；不遑審擇；見一門，恩恩遽入。登其堂，闕若無人。俄，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類神仙，舉首見客，驚而走入。溫時未耦，繫情殊深。俄，一老嫗出問客。溫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嫗言：『宿當不妨，但少牀榻，不嫌屈體，可藉藁。』少選，以燭來，展草鋪地，意良殷。問其姓氏，答云：『趙姓。』又問：『女郎何人？』曰：『此宦娘，老身之猶子也。』溫曰：『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繫如何？』嫗顰蹙曰：『此即不敢應命。』溫詰其故。但云：『難言。』悵然遂罷。嫗既去，溫視藉草腐溼，不堪臥處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既歇，冒雨遂歸。邑有林下部郎葛公，喜文士。溫偶詣之，受命彈琴。簾內隱約，有眷客窺聽。忽風動簾開，見一及笄人，麗絕一世。蓋公有女，小字良工，善詞賦，有豔名。溫心動，歸與母言。媒道之，而葛以溫勢式微，不許。然女自聞琴後，心竊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。而溫以姻事不諧，志乖意阻，絕迹於葛氏之門矣。一日，女於園中，拾得舊箋一折，上書惜餘春詞，云：『因恨成癡，轉思作想，日日爲郎顛倒。海棠帶醉，楊柳傷春，同是一般懷抱。甚得新愁舊愁，剗盡還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別離，』

只在奈河天裏，度將昏曉。今日箇，感損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棄已拚棄了。芳衾妒夢，玉漏驚魂，要睡何能睡好。漫說長宵似年，儂視一年，比更猶少。過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？」女吟詠數四，心好之。懷歸，出錦箋，莊書一通，置案間。踰時索之不可得，竊意爲風飄去。適葛經閨門過，拾之，謂良工作。惡其詞蕩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醮之。臨邑劉方伯之公子，適來問名，心善之，而猶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儀容秀美，葛大悅，款延優渥。旣而告別，坐下遺女鳥一鉤，心頓惡其儇薄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辨其誣。葛弗聽，卒絕之。先是葛有綠菊種，各不傳，良工以植閨中。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。同人聞之，輒造廬觀賞，溫亦寶之。凌晨趨視，於畦畔得箋，寫惜餘春詞。反覆披讀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春爲己名，益惑之。卽案頭細加丹黃，評語襲嫚。適葛聞溫菊變綠，訝之；躬詣其齋，見詞便取展讀。溫以其評襲，奪而按莎之。葛僅略一兩句，蓋卽閨門所拾者也，大疑；並綠菊之種，亦猜爲良工所贈。歸告夫人，使逼詰良工。良工涕欲死，而事無驗見，莫可取實。夫人恐其迹益彰，計不如以女歸溫，葛然之。遙致溫，溫喜極。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，焚香彈琴，良夜方罷。旣歸寢，齋僮聞琴自作聲？竊以爲僚僕之戲也；旣知其非人，始白溫。溫自詣之，果不妄。其聲梗澀

，似將效已而未能者。爇火暴入，杳無所見。溫攜琴去，則終夜寂然，因意爲狐。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，遂每夕爲奏一曲；而設絃任操，若爲師，夜夜潛伏聽之。至六七夜，居然成曲，雅足聽聞。溫旣親迎，各述曩詞，始知締好之由，而終不知所由來。良工聞琴鳴之異，往聽焉，曰：『此非孤也！調悽楚，有鬼聲。』溫未深信。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，可鑑魍魎。朔日，遣人取至；伺琴聲旣作，握鏡遽入。火之，果有女子在；倉皇室隅，莫能復隱。細視之，趙氏之官娘也，大駭。窮詰之，泫然曰：『代作塞修，不爲無德。何相逼之甚也？』溫請去鏡，約勿避；諾之，乃囊鏡。女遙坐曰：『妾太守之女，死百年矣！少喜琴箏。箏已頗能諳之。獨此技未有嫡傳，重泉猶以爲憾。惠顧時，得聆雅奏，傾心向往。又恨以異物，不能奉衣裳。陰爲君牖合佳偶，以報容顧之情。劉公子之女爲，惜餘春之俚詞，皆妾爲之也！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。』夫妻咸拜謝之。官娘曰：『君之業，妾思過半矣！但未盡其神理。請爲妾再鼓之。』溫如其請，又曲陳其法。官娘大悅曰：『妾已盡得之矣！』乃起辭欲去。良工故善箏，聞其所長，願一披聆。官娘不辭。其調其譜，並非塵世所能。良工擊節，轉請受業。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，又起告別。夫妻挽之良苦。官娘悽然曰：『君琴瑟之好，自相知音。薄命人烏有此福？如

有緣，再世可相聚耳！』因以一卷授溫曰：『此妾小像。如不忘媒妁，當懸之臥室。快意時，焚香一炷，對鼓一曲，則兒身受之矣！』出門遂沒。

阿 繡

『知君自有意中人，賸鼎如何認不真？』

他日重來較優劣，尙疑幻術現雙身。』

海州劉子固，十五歲時，至蓋省其舅，見雜貨肆中一女子，姣麗無雙，心愛好之。潛至其肆，託言買扇。女子便呼其父。父出，劉意沮，故折閱之而退。遙覷其父他往，又趨之。女將覓父，劉止之曰：『無須！但言其價，我不靳直耳。』女如言，故昂之。劉不忍爭，脫貫逕去。明日復往，又如之。行數武，女追呼曰：『反來！適僞言耳！價奢過當。』因以半價返之。劉益感其誠，蹈隙輒往，由是日熟。女問：『郎君何所？』以實對。轉詰之，自言姚氏。臨行所市物，女以紙代裹完好；已而以舌舐黏之。劉懷歸不敢復動，恐亂其舌痕。積半月，爲僕所窺，陰與舅力要之歸。意惓惓不自得，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，密置一篋。無人時，輒闔戶，自檢一過，觸類凝思。次年，復至蓋。囊